

金圣叹批评
第五才子书
水浒传

下卷

施耐庵

原著

金圣叹

评点



天津古籍出版社

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

施耐庵 原著
金圣叹 评点

水浒传

下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 (明) 施耐庵原著;
金圣叹评点.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8
ISBN 7—80696—338—3

I. 金... II. ①施... ②金...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7884 号

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原 著 施耐庵
评 点 金圣叹

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印 刷: 北京国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 张: 63.25
字 数: 1579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96—338—3
定 价: 126.00 元 (全二卷)

目 录

楔 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1
第一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10
第二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26
第三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36
第四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48
第五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58
第六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66
第七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75
第八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81
第九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91
第十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100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106
第十二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113
第十三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120
第十四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127
第十五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136
第十六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146
第十七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158
第十八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166
第十九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176
第二十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187
第二十一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宋全义释宋公明	196
第二十二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204
第二十三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212
第二十四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229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235
第二十六回	母药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246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252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259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266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274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283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296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303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312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322
第三十六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332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344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353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362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371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382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391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403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413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425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两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434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443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451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461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471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482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491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501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509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517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528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539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549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560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571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583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595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602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609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616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627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637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648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655

附录

-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664
-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宋公明慷慨话宿愿 671
-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677
-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684
-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692
-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701
-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706
-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714
-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719
-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725
-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732
-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742
-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749
-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757
-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764
-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770
-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778
-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784
-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789
-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795
-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801
-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806
-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812
-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817
-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话 822
-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828
-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后围百谷岭 833
- 第九十七回 陈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 837
-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邬梨 842
-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850
-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宋江同奏捷话 856
- 第一百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蹈春阳妖艳生奸 861
- 第一百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865
- 第一百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869
- 第一百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874
-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880

第一百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886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891
第一百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897
第一百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904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911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920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927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932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939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945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951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957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964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972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981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此篇纯以科诨成文，是传中另又一样笔墨。然在读，则必须略其科诨，而观其意思。何则？盖科诨，文章之恶道也。此传之间一为之者，非其未能免俗而聊复尔尔，亦其意思真有甚异于人也。何也？盖传中既有公孙，自不得不又有高廉。夫特生高廉以衬出公孙也。乃今不向此时盛显其法术，不且虚此一番周折乎哉！然而盛显法术，固甚难矣。不张皇高廉，斯无以张皇公孙也；顾张皇高廉以张皇公孙，而斯两人者争奇斗异，至于牛蛇神鬼且将无所不有，斯则与彼《西游》诸书又何以异？此耐庵先生所义不为也。吾闻文章之家，固有所谓避实取虚之法矣。今兹略于破高廉，而详于取公孙，意者其用此法与？然业已略于高廉，而详于公孙，则何不并略公孙，而特详于公孙之师？盖所谓避实取虚之法，至是乃为极尽其变，而李大哥特以妙人见借，助成局段者也。是故，凡李大哥插科打诨，皆所以衬出真人；衬出真人，正所以衬出公孙也。若不知作者意思如此，而徒李大哥科诨之是求，此真东坡所谓士俗不可医，吾未如之何也。

此篇又处处用对锁作章法，乃至一字不换，皆惟恐读者堕落科诨一道去故也。

此篇如拍桌溅面一段，不省说甚一段，皆作者呕心失血而得，不得草草读过。

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蓟州寻取公孙胜来，便可破得高廉。”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几时，全然打听不着，却那里去寻？”吴用道：“只说蓟州，句。有管下多少县治、句镇市、句。乡村？句。他须不曾寻得到。我想公孙胜他是个学道的人，必然在个名山大川、洞天真境居住。为学道人一锥。○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今番教戴宗可去绕蓟州管下山川去处，寻觅一遭，不愁不见他。”宋江听罢，随即叫请戴院长商议，可往蓟州寻取公孙胜。戴宗道：“小可愿往，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非院长怕途中寂寞，正耐庵怕文章寂寞也。吴用道：“你作起神行法来，谁人赶得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便走得快了。”李逵便道：院长真说得快，大哥又接得快。○肉气肩动之文。“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须要一路上吃素，恶。○前并不以此难杨林，今忽偏以此难铁生，故恶。○亏得题目恶，方生出妙文来。都听我的言语。”李逵道：“这个有甚难处？今日不曾难，真是不难；后日难起来，真是不易。铁牛真是心直口直。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吴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见了，早早回来。”李逵道：“我打死了殷天锡，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情理俱到，剜心剔胆之言，圣菩萨，只存得此一片心耳。今番并不许惹事了。”不曰并不敢，而曰并不许，自家分付自家，铁牛可爱如此。

二人各藏了暗器，拴缚了包裹，拜辞宋江并众人，离了高唐州，取路投蓟州来。走得二三十



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买碗酒吃了走也好。”却早来了妙人。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须要吃素酒。”李逵笑道：看他赔一笑字，妙人。“便吃些肉也打甚么紧？”只作先探一句。戴宗道：“你又来了。今日已晚，且向前寻个客店宿了，明日早行。”两个又走了三十余里，天色昏黑，寻着一个客店歇了，烧起火来做饭，沽一角酒来吃。李逵搬一碗素饭，一碗。并一碗菜汤，一碗。来房里与戴宗吃。妙绝之笔，并不曾写李逵如何，百读者早已为失笑矣。戴宗道：“你如何不吃饭？”李逵应道：“我且未要吃饭哩。”看他说慌。铁牛苦心。戴宗寻思：“这厮必然瞒着我背地里吃荤。”戴宗自把菜饭吃了，悄悄地来后面张时，见李逵讨两角酒，一盘牛肉，立着在那里乱吃。两角酒，一盘牛肉，自不必说；妙处乃在乱吃字与立着字，话写出铁牛饥肠馋吻，又心慌智乱也。戴宗道：“我说甚么！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地耍他耍便了。”恶。戴宗先去房里睡了，李逵吃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问他，也轻

轻的来房里睡了。轻轻妙，李逵亦有轻轻之日，真是奇事，俗本作暗暗，可笑。

到五更时分，戴宗起来，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饭吃了。各分行李在背上，算还了房宿钱，离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说道：“我们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日须要赶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我与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个甲马，去李逵两只腿上缚了，分付道：“你前面酒店里等我。”恶。戴宗念念有词，吹口气在李逵腿上。李逵拽开脚步，浑如驾云的一般，飞也似去了。戴宗笑道：“且着他忍一日饿。”戴宗也自拴上甲马，随后赶来。

李逵不省得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好耍，是以来也。那当得耳朵边有如风雨之声，两边房屋树木一似连排价倒了的，脚下如云催雾趲。神行法奇事，偏有此奇笔描写之。李逵怕将起来，李逵亦有怕将起来之日，奇事。几遍待要住脚，两条腿那里收拾得住，却似有人下面推的相似，脚不点地只管走去了。看见酒店，连排飞也似过去，又不能够人去买吃。恶，恶极。李逵只得叫：“爷爷，看他口中叫唤，无论无次。且住一住！”看看走到红日平西，好笔力。肚里又饥又渴，越不能够住脚，惊得一身臭汗，气喘做一团。

戴宗从背后赶来，叫道：“李大，怎的不买点心吃了去？”恶极。李逵应道：“哥哥，再叫哥哥，哀切之至，有如闻其声。救我一救，饿杀铁牛了！”戴宗怀里摸出几个炊饼来自吃。恶极。李逵叫道：“我不能够住脚买吃，你与我个充饥。”戴宗道：“兄弟，你立住了与你吃。”恶极。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来远近，只接不着。恶极。李逵叫道：“好哥哥，哥哥上又加好字，哀切之至，如闻其声。且住一住！”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跷蹊，我的两条腿也不能够住。”李逵道：“阿也！稚子声口。我这鸟脚不由我半分，只管自家在下边奔了去。脚则我之脚也，今日不由我，又曰只管自家；便若我自我，脚自脚，各不相及也者，如此妙语，自非李大哥，谁能道之。不要讨我性发，把大斧砍了下来！”以大斧吓自家之脚，妙语，非李大哥不能道。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恶极。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恶极。李逵道：“好哥哥，又叫好哥哥，哀切之至。休使道儿耍我！砍了腿下来，把甚么走回去？”写李大哥，偏用又憨又猾之笔，令人绝倒。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连我也奔不得住，你自奔去。”李逵叫道：“好爷爷，哥哥二字忽换作爷爷，越哀越切，情事如画。你饶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这法，不许吃荤，第一戒的是牛肉。若还吃了一块牛肉，直要奔一世方才得住。”恶极。○走一世方才得住，亦是妙语，质言之，正是走杀字耳。○脱犹未死，则何以为一世哉。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瞒着哥哥，其实偷买五斤牛肉吃了，正是怎么好！”的妙人。○就此处写出夜来牛肉多少，妙笔。戴宗道：“怪不得今日连我的这腿也收不住，你这铁牛害杀我也！”李逵听罢，叫起撞天屈来。妙人。戴宗笑道：“你从今已后，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罢得这法。”李逵道：“老爹，看他口中无伦无次，哀切如画。你快说来，看我依你！”看我依你，妙语非李大哥不能道。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瞒我吃荤么？”李逵道：“今后但吃时，舌头上生碗来大疔疮！奇语。○此语至今已成烂熟恶贱之句，然在此处读之，宛然意出于口，何也？我见哥哥会吃素，吃素又有会不会，妙语非李大哥不能道。铁牛却其实烦难，因此上瞒着哥哥试一试，今后并不敢了。”吃荤又有试一试，又有并不敢，句句妙绝。戴宗道：“既是恁地，饶你这一遍！”赶上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声：“住！”李逵应声立定。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来。”不便收歇，再作一波。李逵正待抬脚，那里移得动，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铁铸就了的。恶极。李逵大叫道：“又是苦也！哥便再救我一救。”其辞宛转哀切，的的画出妙人。戴宗转回头来，笑道：“你方才罚咒真么？”恶极。李逵道：“你是我亲爷，其辞愈哀，其声愈切。○由哥哥改作好哥哥，由好哥哥改作好爷爷，由好爷爷改作老爹，由老爹改作老哥，可谓无伦无次，无所不叫矣。却如何敢违了你的言语！”戴宗道：“你今番真个依我？”便把手绾了李逵，喝声：“起！”两个轻轻地走了去。李逵道：“哥哥可怜见铁牛，早歇了罢！”宛转哀切，的的妙人。○九字中全不诉近来之苦，而



苦情一时诉尽，妙笔。见个客店，两个人来投宿。戴宗、李逵入到房里，去腿上卸下甲马，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问李逵道：“今番却如何？”李逵打着脚，叹气道：“这两条腿方才是我的了！”的的画出妙人。○有不信此脚之意。

戴宗便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烧汤洗了脚，上床歇息。睡到五更，起来洗漱罢，吃了饭，还了房钱，两个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马道：“兄弟，今日与你只缚两个，教你慢行些。”李逵道：“亲爷，昨入店时已叫哥哥，此处忽然重叫亲爷，活画出谈虎色变来。我不要缚了。”不要缚诚是，然何计与神行者相追逐哉？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语，我和你干大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来，只钉住在这里，直等我去蓟州寻见了公孙胜，回来放你。”李逵慌忙叫道，“你缚，你缚！”诚乃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矣。戴宗与李逵当日各只缚两个甲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同走。原来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李逵从此那里敢违他言语，于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吃了便行。

语休絮絮。两个用神行法，不旬日，迤迤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次日，两个人进城来，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仆者，绕城中寻了一日，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两个自回店里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狭巷，寻了一日，绝无消耗。李逵心焦，骂道：“这个乞丐道人，却鸟躲在那里？无亲无疏，无上天下，但不合意，便大骂之。三代直道而行我公见李大哥哥。我若见时，脑揪将去见哥哥。”戴宗歇道：“你又来了，便不记得吃苦！”妙语。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的的写出妙人。○与后对锁作章法。戴宗又埋怨了一回，李逵不敢回话。妙人。两个又来店里歇了。次日早起，又一日。却去城外近村镇市寻觅。戴宗但见老人，先逗出老人二字，然后转过面店老人来，行文亦有步步莲花之法。便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那里居住，并无一人认得。戴宗也问过数十处。前已空过两日，到第三日，读者已料更空不过，却偏要再分上半日作一空也。

当日晌午时分，两个走得肚饥，路旁边见一个素面店，两个直入来，买些点心吃。只见里面都坐满，没一个空处，戴宗、李逵立在当路。看他如此做出机会来，曲笔妙笔，非人所能也。过卖问道：“客官要吃面时，和这老人合坐一坐。”只是轻轻地落出一笋，绝不见斧削之迹。戴宗见个老丈，独自一个占着一副大座头，便与他施礼，唱个喏，两个对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过卖造四、壮面来。戴宗道：“我吃一个，你吃三个不少么？”李逵道：“不济事。一发做六个来，我都包办。”本欲便写折桌溅汁，斗出机会，却又恐突然便拍，不惟无此粗糙李逵，亦无此粗糙文章也，今先写肚饥，作第一段。过卖见了也笑。

等了半日，不见把面来，写等久，作第二段。李逵却见都搬入里面去了，写都搬进去，作第三段。○其实不堪，不得不拍。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只见过卖却搬一个热面，放在合坐老人面前。写单搬一个，作第四段。○一发不堪，不得不拍。那老人也不谦让，拿起面来便吃。写老人便吃，作第五段。○一发不堪，不得不拍。○只李逵一拍，看他曲曲写来，誓不肯作直笔。那分面却热，老儿低着头，伏桌儿吃。上五段为拍桌作引，此一段为溅汁作注。他笔法安顿直笔。李逵性急，叫一声“过卖！”骂道：“却教老爷等了这半日！”把那桌子只一拍，先有上五段，便令此句不突。溅那老人一脸热汁，先有前一注，便令此句不突。○看他如此斗出机会来，曲笔妙笔，非人所能也。那分面都泼翻了。老儿焦躁，便来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面？”李逵捻起拳头，要打老儿。

戴宗慌忙喝住，与他陪话道：“丈丈，休和他一般见识，小可陪丈丈一分面。”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汉路远，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反从老人口中陡然出笋，不用戴宗开言访问，妙绝。迟时误了程途。”戴宗问道：“丈丈何处人氏？却听谁人讲甚么？”老儿答道：“老汉是本处蓟州管下九官县好县名。二仙山下人氏，因好山名。○如七宝村、桃花庄、狮子桥、对影山等，皆与本文关合作致，不是无端



指斥。来这城中买些好香回去，听山上罗真人讲说长生不死之法。”戴宗寻思：“莫不公孙胜也在那里？”便问老人道：“丈丈贵庄曾有个公孙胜么？”老人道：“客官问别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认得他。老汉和他是邻舍。他只有个老母在堂。着。这个先生一向云游在外，着。比时唤做公孙三清。着。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孙胜。此是俗名，无人认得。”为前一遭及昨日寻不着注破。戴宗道：“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又拜问：“丈丈，九宫县二仙山离此间多少路？清道人在家么？”老人道：“二仙山只离本县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罗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师如何放他离左右！”戴宗听了大喜，连忙催趲面来吃。和那老人一同吃了，若此处又必分表戴宗吃一个，李逵吃五个，岂不是呆鸟？算还面钱，同出店肆，问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不令先行，少问如何销缴？凡作文须切记此法。小可买些香纸，也便来也。”老人作别去了。

戴宗、李逵回到客店里，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马，离了客店，两个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时到了。二人来到县前，问二仙山时，有人指道：“离县投东，只有五里便是。”两个又离了县治，投东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来到二仙山下。见个樵夫，戴宗与他施礼，说道：“借问此间清道人家在何处居住？”樵夫指道：“只过这个山嘴，门外有条小石桥的便是。”山居如画。○先问居，次问人。文章极小处，都有节次。两个抹过山嘴来，见有十数间草房，一周围矮墙，墙外一座小小石桥。两个来到桥边，见一个村姑，提一篮新果子出来。山居如画。○诗云：野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一樵夫，一村姑，一石桥，一果篮，写来真令人想杀山居也。戴宗施礼问道：“娘子从清道人家出来，清道人在家么？”村姑答道：“在屋后炼丹。”山居如画。○高唐州厮杀忙杀人，二仙山炼丹闲杀人，乃忙者不知忙到何时方了，闲者又不知闲到何时方了，令我一叹也。戴宗心中暗喜，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树多处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见了，却来叫你。”

戴宗自入到里面看时，一带三间草房，门上悬挂一个芦帘。山居如画。戴宗咳嗽了一声，只见一个白婆婆从里面出来。戴宗当下施礼道：“告禀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见一面。”婆婆问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从山东至此。”婆婆道：“孩儿出外云游，不曾还家。”戴宗道：“小可是旧时相识，要说一句紧要的话，无紧要，尚回不在家；安有有紧要，反望其出来耶？戴宗徒知紧要之紧要，而不知世上之所谓紧要，乃山中之所谓扯淡，真可笑，亦可哀也。求见一面。”婆婆道：“不在家里，有甚话说，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来相见。”戴宗道：“小可再来。”就辞了婆婆，却来门外对李逵道：“今翻须用着你。是以院长必须得一个伴同来也。方才他娘说道不在家里，如今你可去请他。他若说不在时，你便打将起来，好。却不得伤犯他老母。又好。我来喝住你便罢。”又好。○未放火，先算收火者，待李逵不得不尔也。

李逵先去包裹里取出双斧，插在两胯下，数日闷人，一时松颞，写得活画。人得门里，大叫一声：“着个出来！”四字绝倒。深山学道人家，曾未常闻此声，真非李大哥道不出也。○明知学道之家定无余人，而云着个出来者，盖言自出来也得，娘出来也得也。四字中已画出火杂杂拔斧之势矣。○读之觉纸上有声甚厉。婆婆慌忙迎着问道：“是谁？”见了李逵睁着双眼，先有八分怕他，问道：“哥哥有甚话说？”李逵道：“我乃梁山泊黑旋风！我常笑世间出将入相之人，其名震天震地，而以告于住山学道之士，方且瞠目不省何物。如黑旋风到处惊人，今日便欲以之惊此老母，可丑也。奉着哥哥将令，教我来请公孙胜。你叫他出来，佛眼相看，若还不肯出来，放一把鸟火，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又大叫一声：“早早出来！”婆婆道：“好汉莫要恁他！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自唤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来，我自认得他鸟脸！”妙人妙绝。婆婆道：“出外云游未归。”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妙人妙绝。婆婆向前拦住，李逵道：“你不叫你儿子出来，我只杀了你！”拿起斧来便砍，妙人妙绝。把那婆婆惊倒在地。只见公孙胜从里面奔将出来，叫道：“不得无礼！”只见戴宗便来喝道：“铁牛，如何吓倒老



母！”又一个只见。○看他用两只见，便知都从李逵眼中写出，笔法之妙如此。戴宗连忙扶起。李逵撇了大斧，便唱个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来。”妙人妙绝。

公孙胜先扶娘人去了，写公孙胜好。若写宋江，便要跪问其母不已，埋怨李逵不已矣。却出来拜请戴宗、李逵，邀进一间净室坐下，写公孙胜好。问道：“亏二位寻得到此。”戴宗道：“自从哥哥下山之后，小可先来蓟州寻了一遍，并无打听处，只纠合得一伙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被知府高廉两三阵用妖法赢了，无计奈何，只得教小可和李逵径来寻请足下。绕遍蓟州，并无寻处，偶因素面店中，得个此间老丈指引到此。却见村姑说足下在家烧炼丹药，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邀出哥哥来。这个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宋公明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请哥哥便可行程，以见始终成全大义之美。”公孙胜道：“贫道只开口二字，已不肯去矣。幼年飘荡江湖，多与好汉们相聚。自从梁山泊分别回乡，非是昧心，一者母亲年老无人奉侍，真孝。二乃本师罗真人留在座前，真悌。恐怕山寨有人寻来，故意改名清道人，隐居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际，哥哥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孙胜道：“干碍老母无人养赡，本师罗真人如何肯放？其实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恳告，公孙胜扶起戴宗，说道：“再容商议。”公孙胜留戴宗、李逵在净室里坐定，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三个吃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告道：“若是哥哥不肯去时，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义，从此休矣！”公孙胜道：“且容我去禀问本师真人。若肯容许，便一同去。”戴宗道：“只今便去启问本师。”公孙胜道：“且宽心住一宵，明日早去。”亦先退出一宵二字。戴宗道：“公明在彼，一日如度一年，烦请哥哥便问一遭。”

公孙胜便起身，引了戴宗、李逵，离了家里，取路上二仙山来。此时已是秋残冬初时分，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来到半山里，却早红轮西坠。不惟写景，亦已觑定夜半矣。松阴里面一条小路，山居如画。直到罗真人观前，见有朱红牌额，上写着“紫虚观”三个金字。三人来到观前着衣亭上，整顿衣服，从廊下入来，径投殿后松鹤轩里去。两个童子童子看见公孙胜领人入来，报知罗真人，传法旨，教请三人入来。当下公孙胜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鹤轩内，正值真人朝真才罢，坐在云床上。公孙胜向前行礼起居，躬身侍立。戴宗当下见了，慌忙下拜。自见宋公明，几以为天下之人物，至此而止矣，又岂知深山穷谷之处，又有如是之人物乎？写戴宗慌忙下拜，盖戴宗于是乎恍然自失矣。李逵只管光着眼看。有戴宗，不可无李逵，写得各极其妙。罗真人问公孙胜道：“此二位何来？”公孙胜道：“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师，山东义友是也。今为高唐州知府高廉显逞异术，有兄宋江特令二弟来此呼唤弟子。未敢擅便，故来禀问我师。”罗真人道：“一清既脱火坑，学炼长生，何得再慕此境？”戴宗再拜道：“容乞暂请公孙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还山。”罗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议。”不因此一跌，安得生出下文绝奇文字来。看官须感激真人，莫便错怪真人也。公孙胜只得引了二人，离了松鹤轩，连晚下山来。连晚妙，为下文蛛丝马迹。

李逵问道：“那老仙先生说甚么？”妙笔妙笔。设无此一曲，则意当时发作耳，又安肯待到半夜耶？才子作文，真乃心到手到，非他人之所知也。○老仙先生四字，是铁牛胸中忽然社撰出来之文，字字出人意外，又字字在人眼前。妙绝妙绝，令我绝倒。戴宗道：“你偏不听得？”李逵道：“便不省得这般鸟做声。”妙人妙绝令我绝倒。戴宗道：“便是他的师父说道教他休去！”李逵听了，叫起来道：“教我两个走了许多路程，我又吃了若干苦。知其受创之深。寻见了，却放出这个屁来！莫要引老爷性发，一只手捻碎你这道冠儿，一只提住腰胯，把那老贼道倒直撞下山去！”干事则先有此语，而后有半夜之事；于文则先有半夜之事，而后有此语，盖是先衬之法也。○又与前脑揪相对作章法。戴宗瞅着道：“你又要钉住了脚！”李逵陪笑道：“不敢，不敢！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与前对锁作章法。

三个再到公孙胜家里，当夜安排些晚饭，戴宗和公孙胜吃了，李逵却只呆想不吃。偷吃牛肉，



便吃五七斤；同吃壮面，便吃五六个；干事不成，便只呆想不吃。李大哥诚乃无处不是。俗本说。公孙胜道：“且权宿一宵，明日再去恳告本师。涉笔成趣。若肯时，便去。”戴宗只得叫了安置，收拾行李，和李逵来净室里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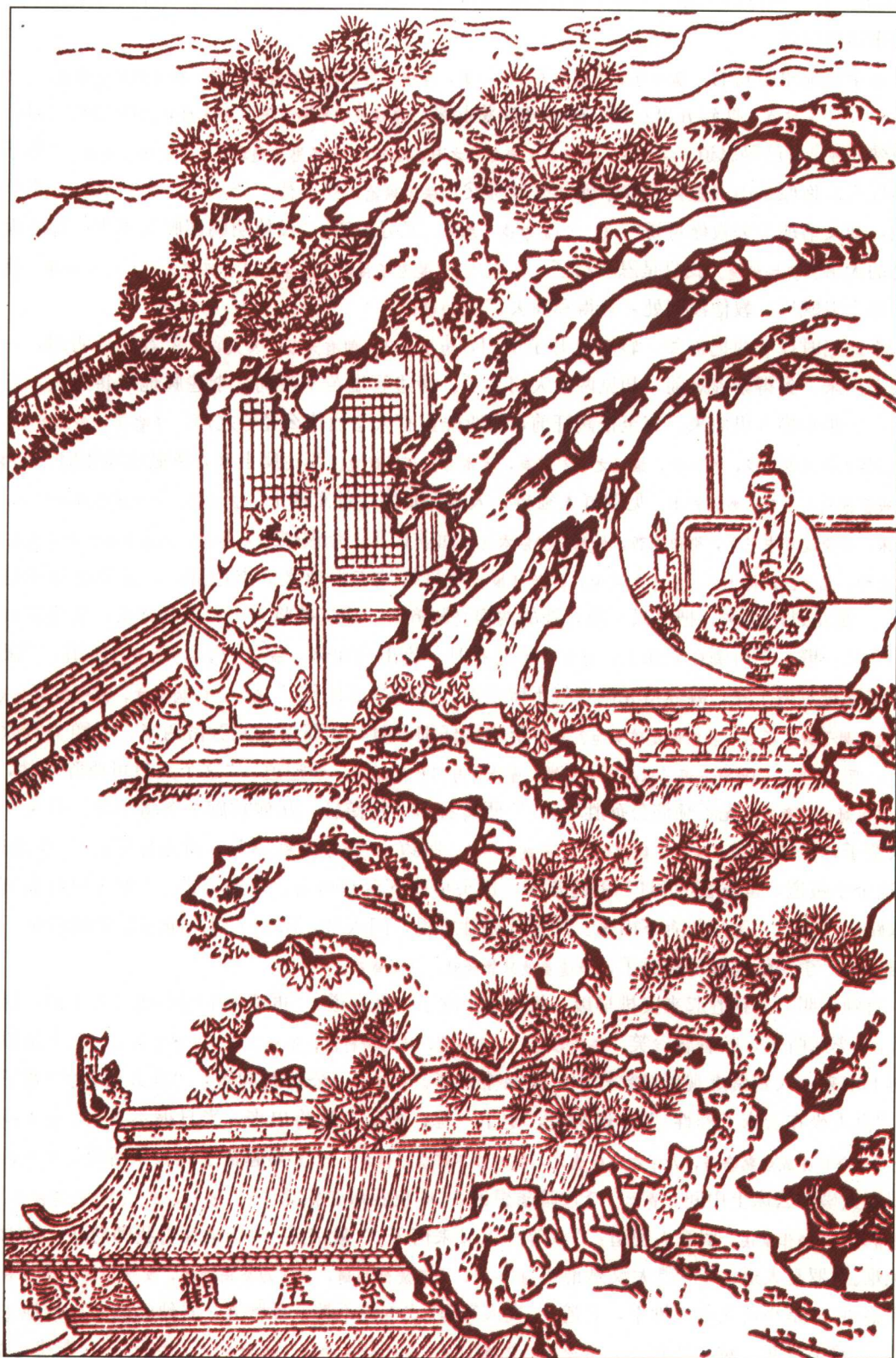
这李逵那里睡得着，胸中既有连累柴大官人一事，耳中又有必捉公明哥哥一句，真是如何睡得着。写李逵忠孝过人，令人感泣。捱到五更左侧，轻轻地爬将起来，李逵又有轻轻之日，妙人妙绝。听那戴宗时，正的睡熟。妙。自己寻思道：一寻思。○李逵又有寻思之日，李逵又有寻思两遍之日，都是妙人奇事。“却不是干鸟气么？你原是山寨里人，却来问甚么鸟师父！快论确论。我本待一斧砍了，出口鸟气，不争杀了他，却又请那个去救俺哥哥？”妙。○是李逵寻思语。又寻思道：“设使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误了哥哥的大事？极快极确。我只是忍不得了，妙妙。○只是忍不得，一似李逵又有忍得之日，妙人奇事。莫若杀了那个老贼道，教他没问处，只得和我去。”快论确论。

李逵当时摸了两把板斧，轻轻地开了房门，为了弟兄，便有无数见其人也。乘着星月明朗，一步步摸上山来。到得紫虚观前，却见两扇大门关了。傍边篱墙苦不甚高，李逵腾地跳将过去，开了大门，一步步摸入里面来。直至松鹤轩前，只听隔窗有人念诵什么经号之声。不省得这般鸟做声，妙绝。○俗本作玉枢宝经，谁知之，谁记之乎？甚矣，古本之不可不读也。李逵爬上来，搯破纸窗张时，李逵又有搯破窗张别人之日，妙人奇事。见罗真人独自一人坐在日间这件东西上，云床也，乃自戴宗眼中写之，则曰云床；自李逵眼中写之，则曰东西，妙绝。○俗本说。面前桌儿上烟煨煨地，香也，却从李逵眼中写成四字，用笔之妙，几于出入神化矣。○俗本又说，真乃可恨。两只蜡烛点得通亮。李逵道：“这贼道却不是当死！”一趔趄过门边来，把手只一推，扑的两扇亮隔齐开。李逵抢将入去，提起斧头，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只一劈，早斫倒在云床上。奇文。李逵看时，流出白血来。奇文。○一个看时。笑道：“眼见得这贼道是童男子身，颐养得元阳真气不曾走泄，正没半点的红。”奇文。○因此文，忽然想到李大哥亦定是童男子身，不尔，教他何处破身也？一笑李逵再仔细看时，连那道冠儿劈做两半，一颗头直砍到项下。两个看时。○再看一遍，以见不曾眼错，皆特特与明作照耀也。李逵道：“这个人只可驱除了他，与后真人语对锁作章法。先不烦恼公孙胜不去！”便转身出了松鹤轩，从侧首廊下奔将出来。只见一个青衣童子，拦住李逵，奇文不欲便住，故再蹴起一波。喝道：“你杀了我本师，待走那里去！”李逵道：“你这个小贼道，也吃我一斧！”手起斧落，把头早砍下台基边去。李逵笑道：“如今只好撒开！”径取路出了观门，飞也似奔下山来。到得公孙胜家里，闪入来，闭上了门。净室里听戴宗时，妙。兀自未觉，李逵依前轻轻地睡了。李逵要他只管轻轻，真是奇事。

直到天明，公孙胜起来安排早饭，相待两个吃了。戴宗道：“再请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恳告真人。”李逵听了，咬着唇冷笑。冷笑如画。○又好笑，又怕神行法，咬唇二字，活画出妙人。三个依原旧路再上山来。人到紫虚观里松鹤轩中，见两个童子。依然妙。公孙胜问道：“真人何在？”童子答道：“真人坐在云床上养性。”李逵听说，吃了一惊，把舌头伸将出来，半日缩不入去。妙人妙绝。○此句至今日亦成烂熟套语，乃今在此处读之，依旧妙不可言，何也？三个揭起帘子，人来看时，三个看时。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中间。奇文。李逵暗暗想道：“昨夜我敢是错杀了？”妙人妙想。○我敢是错杀，你敢是错认，对锁作章法。罗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来何干？”戴宗道：“特来哀告我师慈悲，救取众人免难。”罗真人道：“这黑大汉是谁？”此一问，直乃陡然相遇，下文却交出趣事，文情转变，令人不测。戴宗答道：“是小可义弟，姓李，名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孙胜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遭。”戴宗拜谢，对李逵说了。五字妙。紧照上文不省鸟做声句也。俗本失之，其过不小。李逵寻思：“那厮知道我要杀他，却又鸟说！”偏好妙人。

只见罗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时便到高唐州，如何？”三个谢了。戴宗寻思：李逵寻思，戴宗





紫雲觀

金瓶梅批評第三十回
水滸傳

JING SHENG TAN PI PING DI WU CAI ZI SHU SHUI HU ZHUAN

寻思，总写真人小小狡狴，便令二人无不颠倒。“这罗真人，又强似我的神行法。”涉笔成趣。真人唤道童取三个手帕来。戴宗道：“上告我师，却是怎生教我们便能够到高唐州？”罗真人便起身道：“都跟我来。”三个人随出观门外石岩上来。先取一个红手帕铺在石上，道：“一清可登。”公孙胜双脚踏在上面。罗真人把袖一拂，喝声道：“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红云，载了公孙胜冉冉腾空便起，高山约有二十余丈。便为擒高廉时作影。罗真人喝声：“住！”那片红云不动。却铺下一个青手帕，教戴宗踏上，喝声：“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云，载了戴宗，起在半空去了。那两片青红二云，如芦席大，起在天上转，李逵看得呆了。云写如画。○爱神行则爱，爱得腾则爱，妙人妙绝。

罗真人却把一个白手帕铺在石上，唤李逵踏上。李逵笑道：“你不是耍？若跌下来，好个大疙瘩！”偏奸猾，妙人。○只一跌字，亦必先逗。罗真人道：“你见二人么？”李逵立在手帕上。罗真人喝一声：“起！”那手帕化作一片白云，飞将起去。李逵叫道：“阿也！稚子之声。我的不稳，放我下来！”偏奸猾妙人。罗真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红二云平平坠将下来。戴宗拜谢，侍立在右手，公孙胜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屎，你不着我下来，我劈头便撒下来也！”妙人妙语。○反以劈头吓唬人，绝倒。罗真人问道：“我等自是出家人，不曾恼犯了你，你因何夜来越墙而过，人来把斧劈我？若是我无道德，已被杀了，又杀了我一个道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错认了？”与上文对锁作章法。罗真人笑道：“虽然只是砍了我两个葫芦，直到此处方注出。其心不善，且教你吃些磨难。”把手一招，喝声：“去！”一阵恶风，把李逵吹入云端里。只见两个黄巾力士，押着李逵，耳朵边有如风雨之声，下头房屋树木一似连排曳去的，脚底下如云催雾趲，正不知去了多少远，得魂不着体，手脚摇战。与前神行法对锁作章法。忽听得刮刺刺地响一声，却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

当日正值府尹马士弘坐衙，偏撰一名，如真有之者。厅前立着许多公吏人等，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奇文。○半天二字，是谁量定？亦是千古奇文，而人人不觉者，附记于此。众皆吃惊。马知府见了，叫道：“且拿这厮过来！”当下十数个牢子狱卒，把李逵驱至当面。马府尹喝道：“你这厮是那处妖人？特来请法师破妖人，却反被法师弄做妖人，笔颠墨倒，妙不可言。如何从半天里吊将下来？”李逵吃跌得头破额裂，半晌说不出话来。马知府道：“必然是个妖人！”教去取些法物来。奇文。牢子、节级将李逵捆翻，驱下厅前草地。一个虞候掇一盆狗血，没头一淋，又一个提一桶屎粪来，望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李逵口里、耳朵里都是狗血、尿、屎。亲做一遍妖人，便学得许多破妖人之法。明日回去，即以此知府之法，还破彼知府之妖，可也。○未见公孙胜作法破高廉，先见马知府作法破李逵，笔颠墨倒，妙不可言。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偏奸猾，妙人。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从此便不肯下手伤他，再驱李逵到厅前。早有吏人禀道：“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从者，不可加刑。”马府尹笑道：“我读千卷之书，每闻今古之事，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丑语，○汝读千卷之书，每闻古今之事，曾见神仙如何徒弟？即系妖人！牢子，与我加力打那厮！”众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换来换去，只是李大李二，绝倒。取一面大枷钉了，押下大牢里去。

李逵来到死囚狱里，说道：“我是直日神将，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这蓟州一城人都死！”偏奸猾妙人。那押牢节级、禁子，都知罗真人道德清高，谁不钦服，都来问李逵：“你端的是甚么人？”李逵道：“我是罗真人亲随直日神将。因一时有失，恶了真人，把我撇在此间，教我受些苦难，三两日必来取我。你们若不把些酒肉来将我息我时，我教你们众人全家都死！”偏奸猾，妙人。戴宗不得而禁之也，绝倒之文。那节级、牢子见了他说，倒都怕他，只得买酒买肉请他吃。李逵见他们害怕，



越说起风话来。牢里众人越怕了，又将热水来与他洗浴了，换些干净衣裳。李逵道：“若还缺了我酒肉，我便飞了去，教你们受苦！”连日作神行法，真令铁牛瘦了一半，深感真人，送我乐土。牢里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逵陷在蓟州牢里不题。

且说罗真人把上项的事，一一说与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逵。罗真人留住戴宗在观里宿歇，动问山寨里事务。戴宗诉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罗真人听罢默然。四字写出真人。俗本作听罢甚喜，真俗本耳！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头礼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罗真人道：“这等人只可驱除了罢，与前对锁作章法，俗本悉无，真是可恨。休带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这李逵虽是愚蠢，不省礼法，也有些小好处。第一，鲠直，分毫不肯苟取于人。第二，不会阿谀于人，虽死其忠不改。第三，并无淫欲邪心、贪财背义，敢勇当先。明明分出第一第二第三，而其文拉杂无辨，一见戴宗心忙口乱，一见李逵赞叹不尽也。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不争没了这个人，回去教小可难见兄长宋公明之面。”罗真人笑道：“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于真人口中轻轻先退出两座星辰名字，为第七十回通气。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吾亦安肯逆天，坏了此人？甚矣定业可畏，而律官之功戒不小也。只是磨他一会。我叫取来还你。”戴宗拜谢。

罗真人叫一声：“力士安在？”就鹤轩前起一阵风。风过处，一尊黄巾力士出现，躬身禀覆：“我师有何法旨！”此回纯是此等文字，盖笔墨亦有气类也。罗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蓟州的那人，罪业已满。你还去蓟州牢里取他回来，速去速回。”力士声喏去了。约有半个时辰，从虚空里把李逵撇将下来。戴宗连忙扶住李逵，问道：“兄弟，这两天在那里？”李逵看了罗真人，只管磕头拜说：“亲爷爷！铁牛不敢了也！”忽然移过亲爷爷三字来。妙人妙不可言。罗真人道：“你从今已后，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再拜道：“你是我的亲爷，却如何敢违了你的言语！”与前对锁作章法。

戴宗道：“你正去那里走了这几日？”戴宗只道是走，妙绝。○半日只写李逵，可谓冷戴宗矣，故如又强似我神行法，你去那里走几日之句，皆笔相顾之法也。李逵道：“自那日一阵风，直刮我去蓟州府里，从厅屋脊上直滚下来，被他府里众人拿住。那个鸟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翻我捆了，却教牢子狱卒，把狗血和尿屎，淋我一头一身。打得我两腿肉烂，把我枷了，下在大牢里去。众人问我是何神将，从天上落下来？只吃我说道罗真人的亲随直日神将，因有些过失，罚受此苦，过三二日，必来以我。虽是吃了一顿棍棒，却也诈得些酒肉。那厮们惧怕真人，却与我洗浴，换了一身衣裳。方才正在亭心里诈酒肉吃，真有此间乐不思蜀之意。只见半空里跳下这黄巾力士，把枷锁开了，喝我闭眼，一似睡梦中，直扶到这里。”公孙胜道：“师父似这般的黄巾力士，有一千余员，都是本师真人的伴当。”李逵听了，叫道：自好哥、老爷、亲爷以至活佛，不伦不次，信口而出，妙人妙绝。○称道士是佛，绝倒。“活佛，你何不早说？免教我做了这般不是。”只顾下拜。反责他人，妙人妙绝。

戴宗也再拜恳告道：“小可端的来得多日了，高唐州军马甚急，望乞师父慈悲，放公孙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还山。”罗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为汝大义为重，权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当记取。”公孙胜向前，跪听真人指教。正是：

满还济世安邦愿，来作乘鸾跨凤人。

毕竟罗真人对公胜说出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